

上古漢語意動式的發展

魏 培 泉^{*}

提 要

本文探討上古漢語的意動式的基本語義、構成條件以及發展過程。本文的論述有以下幾個要點：（1）一般所謂的「意動式」並非只是表示內心的「認為」而已，經常還會有外在的言行來配合，不然就是伴有一個心理上的認知轉換或體驗。（2）意動式應是由使動式延伸發展而來的，一方面二者有同樣的形式和共通的核心意義，另一方面意動式由使動式展而來也是有迹可循的。（3）意動式是使動式的一個變體，因此後來也就隨著使動式的式微而趨向沒落。

關鍵詞：意動式、使動式、名謂詞、形容詞、上古漢語

本文於 107.05.31 收稿，108.06.05 審查通過。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

DOI:10.6281/NTUCL.201906_(65).0001

The Development of Putatives in Old Chinese

Wei, Pei-Chu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basic semantics, structural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putatives in Old Chinese.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putatives in Old Chinese are not merely to express the meaning of "taking for," but often come with external behaviors. (2) Putatives could be derived from the causatives. On the one hand, putatives and causatives have the same form and share the common core mean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rivation from being causative to being putative is also traceable. (3) Putatives are variants of causatives; therefore the use of the former declined following the decadence of the use of the latter.

Keywords: putatives, causatives, denominal verb, adjective, Old Chinese

*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上古漢語意動式的發展

魏 培 泉

一、前 言

本文探討上古漢語的意動式（意動用法、意調式）的基本語義、構成條件以及發展過程。

一般認為，所謂意動式是指謂語動詞具有「認為（以為）賓語怎麼樣」的意思。我們認為，意動式是應該兼從句法和句義來說明的。以下是我們給與的一個定義：意動式是一種以不及物動詞或名詞作謂語的帶賓句，該句式具有「主語如同謂語所指那樣來看待或評斷賓語」之義。¹如例（1）和例（3）的「大天地」、「小毫末」、「寶金玉」。由於意動式多少含有「以為」、「認為」之義，過去的研究經常把意動式視同表意想的「以……為」式，如例（2）和例（3）的「以為小」、「以為大」、「以為寶」。基於此點，「以……為」式很容易被認為是意動式衰亡後取而代之的句式。本文將指出，目前對意動式的定義並不足以說明那些被列入意動式的例子，而且意動式和「以…為」式的基本語義以及所能搭配的詞語都是有所區別的，二者在共時上是不能互易的，在歷時上也並非直接承替的關係。

1.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莊子·秋水》）
2.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¹ 實際上，這裏的「主語」指的是「主語所指涉之事物」，「賓語」指的是「賓語所指涉之事物」，為了便於敘述而省言之，下同。一般而言，意動式的主語所指涉之事物為人類或擬人化之事物。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孟子·梁惠王下》）

3.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禮記·儒行》）

原則上，意動式都應該搭配賓語，上古漢語文獻中的意動式通常也都是這樣，但偶然也有未見賓語的例子。一般會把這種例子解釋為省略賓語，因為還是可以看得出來有隱含的對象。例如：例（4）中的「臧」義為「善」，而「不臧」通解為「不以為善」；例（5）中的「不德」通解為「不自以為德」，這樣的解釋也就是意動式的分析。只是我們認為，上古漢語文獻中的這些例外雖然都是語法上可以解釋的，但省略賓語並不能完全解釋這些例外。上古漢語的賓語會在特定情況下隱而不見，如搭配特定的動詞或副詞，但其中有些並不是省略使然，而是因為特殊的歷史因素而導致好像是省略造成的結果。我們知道，先秦否定句的代詞賓語「之」會移前而與「不」拼合為「弗」。後來因為要避漢昭帝的名諱「弗陵」而使得文獻中有許多「弗」被改成了「不」。² 例（4）中的「后帝不臧」在《史記·鄭世家》就是作「后帝弗臧」的，看來《史記》是保留了較原始的面貌。例（5）中的「不德」雖然未見有作「弗德」的異文，但被改動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例（4）和例（5）「不」本作「弗」，就不能算是省略賓語的結果。

4. 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左傳·昭公元年》）

5. 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左傳·襄公 29 年》）

² 參魏培泉：〈「弗」、「勿」拼合說新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2 本第 1 分（2001 年 1 月），頁 121-215。

二、上古漢語意動式的語義與使用狀況

上古漢語都能用為意動式的謂語有名詞和不及物動詞，不及物動詞主要是形容詞（也就是性質動詞）。³ 以下把前者稱為名謂詞意動式，把後者稱為形容詞意動式。

意動式從意義上可分為兩類：一個是感知類（如以「甘」、「苦」為謂語），表示主語的感知（perception）；一個是理性類（如以「賢」、「義」、「大夫」為謂語）。

（一）名謂詞意動式的意義與使用狀況

1. 名謂詞意動式的意義

根據王力（1984），名詞的意動用法是把賓語所代表的人或事物看成這個名詞所指示的人或事物。事實上這樣的定義用來描述那些被舉為名謂詞意動式的例子並不妥適，因此前人有認為名詞並沒有所謂的意動式的。例如史震己（1994）和張亦堂、蔡曉光（1998）都不認為名詞有意動用法，以下是他們所舉作為反證的一些例子：

6.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左傳·襄公 31 年》）
7. 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盡心下》）
8. 友風而子雨。（《荀子·雲賦》）
9. 孟嘗君客我。（《戰國策·齊策》）
10.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禮記·禮運》）
11. 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

³ 就本文作者而言，形容詞（性質動詞）只是動詞的一個次類。

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穀梁傳·僖公8年》）「鄭嗣曰：君以為夫人，君以夫人之禮卒葬之，主書者不得不以為夫人也。」

12. 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之後，皆魚肉之矣！（《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13. 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漢書·游俠傳》）

史震己（1994：113）雖指出王力這樣的解釋並不適用於名詞用作意動的情況，但是他的理由和論證都語焉不詳，姑且不論。張亦堂、蔡曉光（1998）指出，以上例（7）中的「寶珠玉」的意思是「把珠玉當作寶貝」，例（11）中的「夫人之」的意思是「把她當作夫人」，例（13）中的「魚肉涉」的意思是「把涉當作魚肉，不按人對待」，都是客觀上的行為，跟表示「認為什麼是什麼」的意動用法不一樣。姑且不論意動式用「客觀上的行為」來說明是否妥當，該文說意動式並不是表示「認為什麼是什麼」是有道理的。在我們看來，傳統上那些被列入名謂詞意動式的例子所表達的意義主要是「把A當作B看（對）待」，也有表示「把A稱作B」的。後者稱作意動式明顯不是很妥當的，因為表達的不是內心的判斷而是用言語來把A繫屬於B的。只是這種例子的賓語顯然在客觀上沒有受到影響，傳統上把它列為意動式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此外，以下將指出，這種意動式和典型的意動式的產生並不是沒有關連的，我們在探討意動式的發展時還是需要把它納入考慮的。

名謂詞意動式的意義還再可以進一步分析為以下兩種情況：一，主語以名謂詞的名稱與屬性來看待賓語（如例（14）的「魏文侯師子夏」）；二，主語以名謂詞的屬性來看待賓語（如例（15）的「楚之所寶」）。此外，像例（11）的「我可以不夫人之乎」一般的解釋是「我可以不認為她是夫人嗎」，我們認為就文義而言解釋為「我可以不稱她作夫人嗎」是更合文義的，也就是用夫人的名號稱呼她。如果這樣的解釋也可以視為意動式，那麼它是主語以名謂詞的名稱來加於賓語，表示的只是語言信息的傳遞，這情況又與上述二類有別。不過有這種解釋的例子不多，主要見於《公羊傳》和《穀梁傳》，疑較晚出。

14. 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新序·雜事》）

15. 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國語·楚語下》）

上述的意義不論是哪一種，其意含可以說不止是主語在意念上把A視為B而已，還需要有某種外在的行為來配合。例（11）的第二個「夫人之」是用夫人的名號稱呼她，這需要借助語言文字。例（14）的「魏文侯師子夏」並不是單純的表示「魏文侯認為子夏是師」而已，而是既稱子夏為師又以師禮來對待子夏。在這種意義的意動式中，主語使得賓語獲得了「師」的稱號或待遇，因此主語應當至少對賓語進行了什麼外在可見的行為，不只是內在意念的運作而已。例（15）的「所」是「寶」的賓語，「楚之所寶」是楚人把觀射父當作寶一樣看待，這麼做通常會搭配足以相副的舉動，不只是心裏認同他是寶而已。

2. 名詞用為意動式之謂語的條件

常用作意動式之謂語的名詞主要的義類是表示社會關係的稱謂，另外就是表示品性之詞或是日常易接觸的物品。基本上就是可以用作價值評估的名詞就可以用作名謂詞，自然賓語也是要是能搭配來表達這種功能的才行。名詞用為謂語本就是非常態的，加上名詞用為及物動詞經常有多種解讀，往往需要靠語境才能得到確解，因此名詞用為意動式就頗有限制，而其中相對較容易推定意義的稱謂名詞也就最常用為意動式的謂語了。

一般來說，意動式的名謂詞一般只用通名而不用專名，主要是因為名謂詞意動式一般是要表述主語根據名詞的一個顯著特性來為賓語定性，而部分的通名具有對話雙方可以共喻的特性可以聞名而知其所喻；相對的，專名的內含一般較為複雜閱聽者不易從中提取對話雙方可以共喻的代表性特點。例（16）的「爾欲吳王我乎」如果可視為意動式，那麼此例的「吳王」大概是唯一的例外，因為文義應是要把賓語「我」當作吳王僚那樣來對付，而吳王僚應屬專名。不過因為吳王僚被刺客殺死在當時是頗為轟動的事件，對話雙方對於吳王僚的遭遇應當都很清楚，因此一說「吳王」受話者馬上就能推斷其所指。

16. 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左傳·定公10年》）

（二）形容詞意動式的意義與使用狀況

1. 形容詞意動式的意義

根據王力（1984），形容詞的意動用法是主觀上認為賓語具有這個形容詞所表示的性質或狀態。無論研究者是否同意「意動用法」的這個名稱，大抵上也都同意上古漢語的形容詞是有上述的用法與意義的。然而我們考察下來，過去那些被列為形容詞意動式的例子絕大多數是無法用上述的定義來完整說明的。我們認為，形容詞意動式有可釋為「主語把賓語當（看）作具有謂語的性狀」的，也有可釋為「主語把賓語說成具有謂語的性狀」的，也有用這兩個意義來解釋都可通的。即使是表「主語把賓語當（看）作具有謂語的性狀」的例子，也不是用「主觀上認為賓語具有這個形容詞所表示的性狀」就足以說明的，其實質意義還包括使這種性狀達成的主動作為（包括意圖、言語、表情、動作等）。換句話說，形容詞意動式的含義往往不只是內心的想法或感受，還有相配合的外部行為，有時甚至偏向表示外部的行為。

以下舉例來加以說明。

先以「大」和「小」為例。在被列為意動式的例子中，「大」有表示在心裏把事物放大的，相當「尊崇、看重、張大」或「把……當作是大的」之義，有的例子也可以理解為是利用言語來把事物放大的，相當「彰顯」之義。意動式的「小」通常是表示在心裏把事物看小，相當「小看、輕視」或「把……當作是小的」之義，有時也不能排除是用言語來傳達這種想法的。例如：

17.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荀子·天論》）

18.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

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公羊傳·隱公元年》）

19.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左傳·桓公4年》）

20.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史記·管晏列傳》）

21.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孟子·盡心上》）

22.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莊子·秋水》）

23. 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淮南子·原道訓》）

例（17）的「大天而思之」釋為「與其尊崇天而思慕它」是比釋為「與其認為天是大的而思慕它」更為貼切的，換句話說就是它表示的是對天的推許而不只是主語心中對天所作的屬性判斷，這種推許也可以是見諸語言形貌的。例（18）的「大鄭伯之惡也」釋為「認為鄭伯的惡是大的」不能完整表達文義，可以釋為「彰顯鄭伯的惡」，在此就是透過《春秋》筆法來放大鄭伯的惡。此例是否意動式大概是見仁見智的，它是要透過語言文字來放大鄭伯的惡的，賓語「鄭伯之惡」具體上並沒有真正的變大，但是鄭伯「惡」的名聲卻會因此而彰顯，又不能說賓語完全沒受到影響。例（19）的「小之」釋為「認為它（這個國家）小」也不能盡其義，文中真正要表達的是「小看它」。⁴例（20）的「然孔子小之」當義為「然而孔子卻是把他看小了」，孔子的「小之」可以同時兼有內心的輕視和口頭的貶抑。例（21）的「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如果釋為「孔子登上東山後認為魯國是小的，登上太山後認為天下是小的」就不是很合適的。這個例子比較好的解釋是「孔子登上東山後感到魯國好像變小了，登上太山後感到天下好像變小了。」雖然在客觀上天下和魯並沒有真正的變小，但孔子心中有天下和魯國變小的感受或新認知，也就是說他有一個對象由大轉小的心理轉換。例（22）「因其所大（小）而大（小）之」可釋為「順著一物大（小）的地方來看就會把該物看作是大（小）的」，其中主語心中有一個主控並致使物體轉換為大（小）的運作。例（23）的「大己而小天下」可釋為「尊崇（放大）自己並小看天下」，其義並不僅止於「認為自己是大的而

⁴ 可以杜預注為佐證。杜注：「秦以芮小，輕之，故為芮所敗。」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卷6，頁105。

天下是小的」。此外，「大己」和「小天下」可以只是內心的運作，也可以伴隨有形諸於外的言行。再回頭看例（1），此例的「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釋為「那麼我認為天地是大的而毫尖是小的」是不盡其意的，比較好的解釋是「那麼我把天地看作是大的並把毫尖看作是小的」，這其中「大天地」是放大心中天地的地位而「小毫末」是縮降心中毫尖的地位，其中隱含有把賓語地位升高或降低的想法更動。

再看以下的「貴」、「賤」、「是」、「非」、「賢」、「白」用為意動式之例。

24. 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晁錯《論貴粟疏》，《漢書·食貨志》）

25.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

26. 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荀子·修身》）

27. 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

（《孟子·告子上》）

例（24）的「貴五穀」、「賤金玉」固然是表示主語內心對賓語的珍視或輕賤，也難以否定有與之相隨的珍視或輕賤的言行。「貴」、「賤」分析為意動式的例子有很多是這種兼可表示心理的評價與言語上的稱道的。例（25）的「所」是「是」、「非」的賓語，「所是」、「是之」和「所非」、「非之」都是既可分別解釋為「認為這是對的」和「認為這是錯的」，也可以分別解釋為「說這是對的」和「說這是錯的」。例（26）的「非己」、「賢己」，既可以解釋為「認為我是錯的」、「認為我是賢能的」，也可以解釋為「說我是錯的」、「說我是賢能的」。例（27）的「我白之」一般解釋為「我也就認為它是白的」，但也不妨解釋為「我也就說它是白的」。

2. 形容詞用為意動式的條件

形容詞有兼可用為意動式和使動式的，也有只用為意動式而沒有用為使動式的，也有未見用為意動式的。在本節中，我們要探討的是怎樣的形容詞比較能用為意動式，怎樣的形容詞比較不能用為意動式。

意動式不論是主語在意念中運作還是主語以言語發出，對賓語作價值或

性質的評斷是它的一個重要功能，因此怎樣的形容詞能用為意動式多少會受到這個功能的限制。原則上，形容詞具有評價性質的都可以用為意動式的謂語。

能用為意動式的形容詞主要有以下兩類：

- (1) 時空測量之詞：例如「大、小、多、少、輕、重、薄、高、卑、直、遠、遲」；⁵
- (2) 事物屬性或價值的評斷之詞：例如「貴、賤、幼、老、弱、是、非、拙、智、尊、聖、賢、義、仁、鄙、勇、良、善、美、醜、甘、苦、白、異、奇、怪、難、易」。⁶

形容詞的反義詞在用為意動式上有時是不對稱的，原因待考，有可能是機率的問題。例如：上古文獻中「薄、直、遠、弱、遲、拙、智」等有意動式之例，但「厚、曲、近、強、速、巧、愚」等則未見有意動式之例。

同樣是表示道德評價的形容詞，也不是都可以用為意動式的。如「仁」、「義」可以用為意動式而「忠」、「孝」不能，⁷為何會有這個差異呢？我們認為，在表示道德評價的這一類形容詞中，含有對象角色的形容詞一般不用作意動式，例如「慈、孝、貪、忠、孝」等，可能是這些對象都相當關係賓語或關係補語（無論形式上是否存在），阻斷了形容詞構為意動式之路。

不涉及價值評斷的意動式較少，如顏色詞罕有用為意動式的。顏色詞可以列為意動式的僅見「白」一例，例如《孟子·告子上》的「猶彼白而我白之」。

有些形容詞是否有意動式是見仁見智的，要看怎麼分析來決定。如「利」、「急」相當意動意義的用法有語法地位判定的問題。⁸

⁵ 在意動式中可透過隱喻而轉為心理空間的測量，可以再進而轉為價值的評斷。

⁶ 「惡」的意動用法有形態變化，不列入。

⁷ 「忠」、「孝」只能用於「以……為」式，如《論語·為政》的「曾是以為孝乎？」。

⁸ 比如我們可以把「利」、「急」後面直接的成分分析為省略了介詞「於」的補語。

（三）意動式和表意思的「以……為」式的語義異同

上古漢語的「以……為」式經常被視為與意動式語義相當的分析式。上古漢語的「以……為」式大抵上有兩種意義：一種是「把 A 做成 B」之義；一種是「把 A 當作 B」之義。後者也就是通常被認為是意義相當意動式的分析式，即本文稱作表意思的「以……為」式。意動式和表意思的「以……為」式之異同是本文討論的重點，因為以下的論述不涉及第一種「以……為」式，因此舉「以……為」式時就只指表意思的「以……為」式。

如果意動式語義同於「以……為」式的話，同樣的形容詞應可在二者間互換，事實上不然，有不少可用於「以……為」式的形容詞不能用作意動式的謂語。

表意思的「以……為」式和意動式實際上是有意義區別的。意動式表示的往往不只是內心的想法或感受，經常還會有外在的言行來配合，有時甚至外在的言行比內心的想法或感受是更為凸顯的；相對的，表意思的「以……為」式只是單純的表示主語對事物的性狀或名義單純的判斷。

上文述及，意動式可分為理性類意動式和感知類意動式。理性類意動式基本上是表示主語心理上經過某種運作過程後而得致的認知狀態，經常意含對事物產生了一個心理的認知轉換，且主語對於性狀或名義的產生多帶有主控性。表意思的「以……為」式並不蘊含有這樣的認知轉換，即主語內心保持一個恒常或較長期的想法，主語對於認知的發生也不具主控性。感知類意動式主語通常會有親身的體驗或感受，⁹而「以……為」式表達的基本上只是內心的評斷。

以下舉例說明意動式和表意思的「以……為」式間的語義差別。

例（28）的「以為雄」是表意思的「以……為」式，「不雄」是意動式。「以為雄」只是單純的表示齊莊公心中對殖綽、郭最的評定為「雄」，而在「誰

⁹ 主語有時不僅有實際的感受，還伴隨有臉部的表情。例如「苦」作為意動式的謂語時。

敢不雄」一句中則主語如果沒有推許此二人為「雄」的言行就很難成就其義，無論主語心裏是否同意此二人有稱為「雄」的資格。

28.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左傳·襄公 21 年》）

例（29）的「少秦師」含有輕視的意味，可以伴有主語的情緒與舉動（外在可見的輕視言行），因此此例可以解釋為「覺得秦師很少」，也可以解釋為「表示秦師很少」；例（30）的「以為少」就只能解釋為「覺得賞賜少」。

29.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左傳·襄公 11 年》）

30. 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說苑·善說》）

「輕」的意動式多用於人際上的評價，通常為「看輕」、「輕視」之義；同樣的，「重」的意動式也是偏用於人際上的評價，通常為「看重」、「重視」之義。例（31）的「王輕強秦」的「輕」是「看輕」之義；例（32）的「人以為輕」是沒有價值評斷意味的想法，如果把它改為「人輕之」，不看上下文，是可能解釋為表輕視的。

31. 對曰：「秦三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戰國策·趙策四》）

32. 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為輕。（《荀子·正名》）

「貴」、「賤」用為意動式通常可兼表心理的評價與言語上的稱說，「以……為」式一般只是表示內心的評斷，因此「貴」、「賤」的意動式如果轉為「以……為」式，就有不能曲盡其意之處。比較例（33）的「賤之」和例（34）的「以為賤」應該就可以看出這種差別來，例（33）的父母國人就應該免不了有表現在外的藐視行為。

33.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孟子·滕文公下》）

34. 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

故從而征之。（《孟子·公孫丑下》）

感知類意動式看起來和「以……為」式意義相近，因為一般都是表示主語所呈現的心理狀態，但其實不是沒有差別的，感知類意動式表示的是較偏於主語的感受而不是主語的評斷。例（35）的「苦死者」和例（36）「以甘為苦」中的「苦」雖然都是表示主語所呈現的心理狀態，但例（35）意動式的「苦」是主語實際上親身感受到的（也還可以伴隨有臉部的表情）；而例（36）的「苦」卻不必是主語親身體驗到的，同時主語也並非真正認為「甘」是具有「苦」的性質的。

35. 堯曰：「吾不敖无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莊子·天道》）

36. 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淮南子·脩務訓》）

「美」雖然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感知，但上古漢語「美」的意動式通常比較偏向於表示理性的判斷。例（37）的「美我」通常認為是表示「認為我美」的意動式，但我們認為實際上也應有表現於外的稱美行為；而且就算鄒忌妻朋內心有鄒忌為美的想法，他們心理上也未必真正認為鄒忌比徐公美，因此有人就不認為這是意動式而是形容詞的其他及物用法（如狄小雨 1994）。同樣的，例（38）的「美秦之言」也可以是理性判斷與稱美的外在言行同時並行的。至於例（39）的「以鉅為美」，主要表示的就是夏殷帝王心中的想法。

37. 明日，徐公來。（鄒忌）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戰國策·齊策一》）

38. 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戰國策·趙策一》）

39. 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眾為觀，倣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呂氏春秋·侈樂》）

現在再回頭看本文開始所舉的三個例子。例（1）的「大天地而小毫末」

可譯為「把天地看作是最大的把毫毛之末看作是最小的」或「把天地說是最大的把毫毛之末說是最小的」；相對的，例（2）的「以為小（大）」大概只有「認為……太小（大）」的意思。例（1）的意動式隱含有賓語地位轉大或轉小的一個心理轉換，但例（2）的「以為小（大）」無此意含。例（3）的「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可譯為「儒者有不寶愛金玉但是卻把忠信當作寶的」，「寶金玉」解釋為純粹的內心判斷是不能道盡其義的，因為它是一個身心內外並行的統合行為；相對的，「以為寶」就只是一種內心的判斷。

總結上述，意動式通常表達的是內外協同的評價行為，不只是內心的活動而已。就實際的運用來說，有較偏向內心的活動的，也有較偏向外在的表達的，其具體偏向多少由語境而定。

此外，理性類意動式的主語對於狀態的產生經常具有主控性，因此謂語前可加表示欲望或禁誡之詞（「欲」、「毋」）。如例（16）的「爾欲吳王我乎」以及例（40）。

40.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詩經·小雅·白駒》）

經過上古漢語意動式和「以……為」式的仔細比較，我們更能掌握意動式的基本語義以及構成條件。

（四）意動式和使動式的區隔問題

使動式對賓語會有客觀的影響而意動式不然，因此意動式和使動式似乎不難區分。例（1）中的「大天地」只能理解為意動式，因為「天地」大到非人力所能放大；「小毫末」既與「大天地」對立，自然也是宜理解為意動式的。「大天地」和「小毫末」只是在心裏把天地的份量放大和把毫末的份量放輕。相對的，例（41）的「其下」和「其上」是「隄」的一部分，是隨著施工而變化的，就只能推定為使動式。例（37）「美我」的「我」即使是受到別人的讚美，也不會因此而變美，因此通常會分析為意動式；例（42）的「其室」因修建而變美，因此只能是使動式。

41. 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管子·度地》）

42. 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左傳·襄公 15 年》）

使動式的賓語會受到動詞的作用而有狀態的變化，意動式的賓語不會受到動詞的作用而有狀態的變化。可比較例（35）的「苦死者」和例（43）的「苦其心志」。例（35）的「苦死者」是意動式，感到苦的是主語，賓語並沒受到動詞的作用。例（43）的「苦其心志」是使動式，感到苦的是賓語，而主語「天」是致使者。「苦其心志」這種使動式和一般使動式不同的地方是賓語只有內心受到影響而變化。

43.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例（44）的「甘其食」和「美其服」可以有意動式和使動式兩解，整個文段的哲學意義會隨著「甘其食」和「美其服」所選擇的分析而有所不同。以《老子》的思想而言，意動式是比較合理的分析。

44.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八十章）

上文指出，意動式有些例子其實是主語通過言語來表示的，雖然不會對賓語造成任何具體的影響，但畢竟不是純粹心理上的運作而是有外顯的行為。言語在實際上並不能具體影響賓語使其發生變化，因此一般不會把它歸入使動式。但是這類意動式會在心理上造成賓語有屬性的改變或附加，因此也不能說賓語完全不受影響，從這點來看，意動式和使動式多少也有分際模糊之處。

意動式和使動式分際的模糊還顯示在以下的現象。有些例子是意動式還是使動式會有見仁見智難以斷定的問題，也就是分析為「使……成（作）為」（使動式）或分析為「把……當作」（意動式）都可以講得通。雖然解釋不同，但

想要表達的實無二致。例如：例（45）的「賓客之」可以分析為「把他們當作賓客看待」，也可以分析為「使他們成（作）為賓客」。例（46）的「臣諸侯」可以分析為「把諸侯當作臣」，也可以分析為「使諸侯成為臣」。例（14）的「魏文侯師子夏」既可以分析為「魏文侯把子夏當作是師」或「魏文侯以師禮來對待子夏」，也可以分析為「魏文侯稱子夏為師」，也可以分析為「魏文侯讓子夏為師」，不論何解，都是使得子夏有「師」的稱號或待遇，主語至少賦予賓語了什麼。例（16）的「欲吳王我」可以分析為「想把我當作吳王那樣看待」，也可以分析為「想使我成為吳王那樣」。上述的例子都可以有使動和意動兩解，而且難以斷定孰是孰非。例（47）的「貴其身」、「賤其身」一般會分析為「珍視其身」、「賤視其身」，其實分析為「使其身貴」、「使其身賤」也不是說不通的，因為需要做些事才能造成這樣的結果。

45. 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

（《禮記·雜記下》）

46. 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史記·項羽本紀》）

47. 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左傳·昭公 25 年》）

總之，我們也可以把意動式視為一種特殊的使動式，它的致使方式是運作於內心，因此它也可以視為使動式的一個變體。如果我們把意動式和使動式視為一體兩面的東西，那麼有時難以區別二者就不是那麼嚴重的問題。雖然二者的核心語義是可以看到明確的不同，因此分為兩類不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都有存在的價值，但二者間有模糊地帶也是不可否認的，而且也有助於我們了解二者在語義上和來源上的緊密關連。

三、意動式的發展過程

(一) 意動式的產生

我們認為，上古漢語的意動式不僅在意義上與使動式有分際模糊之處，在來源上也和使動式有脫離不了的關係，意動式應是由使動式延伸發展而來的，理由如下：

(1) 二者不僅形式相同，而且也有共通的核心意義，即：〔+CAUSE〕。

使動式是主語在客觀上使得賓語擁有謂語所指示的性狀與名義；意動式是主語在主觀上使得賓語成為謂語所指示的性狀或名義，也就是透過心理和語言使得賓語成為謂語所指示的性狀或名義。

(2) 意動式和使動式在分際上有模糊的地帶，有時不易確定到底是意動式還是使動式。然而大體上把它分析為使動式轉向為意動式是更說得通的。例如「師」應該先有使動式（表示主語讓賓語當「師」），而後才有意動式（先是表示主語稱賓語為「師」，而後發展為只表示主語心中認賓語為「師」）。

另外還有一點雖然不能算是意動式是由使動式發展來的理由，但也是不能沒有的條件，那就是同樣的謂詞用為意動式大體上沒有早於用為使動式的。除了只用為意動式的形容詞，歷史上可兼用為使動式和意動式的形容詞用為使動式差不多都早於意動式。如上古「直」用為使動式有五十多例而意動式僅有2例且見於較晚的《史記》。

上文述及，我們可以把稱說類的意動式視為特殊的使動式。¹⁰ 我們認為，意動式主要的產生途徑可能是經由稱說類的意動式內化為典型的意動式，即首

¹⁰ 這裏所的「稱說類的意動式」只是為了便於敘述的用語，如第二節所述，我們認為「把A稱作B」的這種稱說義之例歸入意動式並不是很妥當的。

先主語從語言上讓賓語成為這樣的性狀或名義，然後內化為在心理上讓賓語成為這樣的性狀或名義。

以下試舉一些例子來加以說明。

前文述及，如例（14）的「魏文侯師子夏」可以分析為「魏文侯把子夏當作是師」或「魏文侯以師禮來對待子夏」，也可以分析為「魏文侯稱子夏為師」，也可以分析為「魏文侯讓子夏為師」。像意動式「師」的這一類例子，我們可以推測其演變的過程如下：讓某人為「師」，就會稱他為「師」，然後身心內外都以對「師」應有的規格來看待他。

再拿「貴」、「賤」來說明。我們可以用賞罰而使人進入某種貴或賤的地位，而要達到這個目的一般要透過語言來完成，又因為這個行為通常是心口如一的，這個使貴、使賤的言語行為也就可以內化為只在心中運作的尊重或輕賤。例如：例（48）的「賤之」是用言語文字來表示對杞文公行為的輕視，主語內心的輕視即意含在這個行為中。由外顯的輕賤行為發展為輕賤的心理應是自然的。例（49）的「君賤之」一般解釋為意動式，義為「看輕」，然而君主的看輕，通常是會伴隨相副的言行並造成賓語地位實際降低的結果。其實我們會把「賤」的這種例子解釋為意動式，也應該是由外在可見的輕賤言行來推定的，因此就這種意動式來說，其發展順序應是由外而內的。

48. 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左傳·襄公 29 年》）

49.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戰國策·齊策四》）

有些形容詞沒有使動式只有稱說類的意動式，也可以說明典型的意動式有可能是從稱說類的意動式發展來的，如帶賓語的「是」、「非」在《墨子》、《莊子》有不少例子既可以解為「以為是（非）」也可以解為「指為是（非）」。

如例（50）的「是其義」、「非人之義」、「交相非」的主語如果不是出之於口別人怎麼會知道他的想法，因此解釋為「指為是（非）」是比較合乎文義的，

但因為心口如一是常有的，要解釋為「以為是（非）」也不是不可以的。帶賓語的「是」、「非」由表示主語口頭的認可和不認可，進而內化為主語內心的認可和不認可應是自然的發展順序。雖然上古文獻用為謂語的「是」、「非」有不少用例被指為意動式，但其實大都可以解為「指為是（非）」或者解為「指為是（非）」和「以為是（非）」兩可的，而且在較早期的文獻中大致也是解為「指為是（非）」較為妥當。從這點看來，「是」、「非」的「以為是（非）」義應是由「指為是（非）」義發展而來的。

50. 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墨子·尚同上》）

「賢」也是沒有使動式只有稱說類的意動式，帶賓語的「賢」也有不少的例子釋為「以為賢」或「指為賢」都是可以的，例如《荀子·修身》的「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一個人只有經由對他人的稱揚才能使他內心的肯認顯露出來，因此帶賓語的「賢」先用來表示主語對他人賢能的稱揚而後用來表示主語內心對他人賢能的肯認應是順理成章之事。

綜合上述，意動式的發展可能是經過以下的過程：從名謂詞的使動式發展出稱說類的意動式，然後再由稱說類的意動式延伸為典型的意動式。

（二）意動式的衰微因素

意動式只有名詞和形容詞可以用為意動式，加上不論在用詞上還是在表達功能上都有一定的限制範圍，因此意動式之例本就較為有限，本來就不是很發達的表式。以可兼用為意動式和使動式的形容詞為例，這類形容詞並不算少，只是意動式比較依賴語境，它需要相當明白的語境以資辨識，因此兼可用為意動式和使動式的形容詞在用為意動式上實際的用例就不多。如上古「直」用為使動式有五十多例而意動式僅有見於《史記》的兩個例子。

即使可以和使動式判然分別的意動式，往往也有多解的空間，而且就算是有較為明確的語境，也有不同解釋都可以說得通的時候。如例（21）的「小天下」既可以解釋為心中覺得天下小，也可以解釋為稱說天下小，就該例來說都可以得通。意動式的趨衰也應與其解釋空間較為寬大有關。比較起來，表意想

的「以……為」式的意義更為容易辨識，較不會有歧義的問題。

上文指出，意動式可以算是特殊的使動式，它的使動是運作於內心與語言，可算是使動式的一個變體。意動式既是使動式的變體，因此伴隨著使動式的式微而趨向沒落也是大勢所趨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意動式逐漸由其他的表式所取代，包括複合詞與詞組（後者如「以……為」式）。

四、結 論

本文主要是探討上古漢語的意動式的基本語義、構成條件以及發展過程，以下簡述本文主要的論點。

本文提出較為充分的理由來說明上古漢語的意動式和表意想的「以……為」在意義上是有別的。意動式表示的往往不只是內心的意想，經常還會有外在的言行來配合，有時甚至外在的言行比內心的意想是更為凸顯的；相對的，表意想的「以……為」式只是單純的表示主語對事物的性狀或名義單純的判斷。此外，理性類意動式基本上表示主語心理上經過某種運作過程後而得致的認知狀態，經常意含對事物產生了一個心理的認知轉換，且主語對於性狀或名義的產生多帶有主控性。表意想的「以……為」式並不蘊含有這樣的認知轉換，即主語內心保持一個恒常或較長期的想法，主語對於認知的發生也不具主控性。感知類意動式主語通常會有親身的體驗或感受，而「以……為」式表達的基本上只是內心的評斷。

意動式可以視為一種特殊的使動式，它的致使方式是運作於內心，因此它也可以視為使動式的一個變體，而且意動式在語義上和來源上和使動式也有緊密的關連。

意動式應是由使動式延伸發展而來的，理由如下：（1）二者不僅形式相同，而且也有共通的核心意義，即：〔+CAUSE〕。使動式是主語在客觀上使得賓語擁有謂語所指示的性狀與名義；意動式是主語在主觀上使得賓語成為謂語所

指示的性狀或名義，也就是透過心理和語言使得賓語成為謂語所指示的性狀或名義。(2) 意動式和使動式在分際上有模糊的地帶，有時不易確定到底是意動式還是使動式。然而大體上把它分析為使動式轉向為意動式是更說得通的。例如「師」應該先有使動式（表示主語讓賓語當「師」），而後才有意動式（先是表示主語稱賓語為「師」，而後發展為只表示主語心中認賓語為「師」）。

意動式的發展可能是經過以下的過程：從名謂詞的使動式發展出稱說類的意動式；然後再由稱說類的意動式延伸為典型的意動式，亦即主語先從語言上讓賓語成為這樣的性狀或名義，然後內化為在心理上讓賓語成為這樣的性狀或名義。

因為在用詞上頗受限制加上解釋空間較為寬大，意動式本來就不是很發達的表式；加上意動式也可以視為使動式的一個變體，因此後來也就隨著使動式的式微而趨向沒落。

（責任校對：邱琬淳）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0年，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本。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0年，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本。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0年，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本。

漢·司馬遷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漢·班固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

1986 年。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0 年，
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本。

漢·劉向：《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漢·劉向，石光瑛校釋：《新序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漢·劉向，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0 年，
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本。

三國·韋昭注：《國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
1960 年，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本。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0 年，
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本。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

*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李勉註譯：《管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

* 許維遙：《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 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二、近人論著

* 狄小雨：〈「妻之美我者」之「美」意動說辨正〉，《蒲峪學刊》第 4 期（1994 年 10 月）。

* 史震己：〈「名詞意動用法」之再探討〉，《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1994 年 8 月）。

* 王 力：《古代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 * 魏培泉：〈「弗」、「勿」拼合說新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2 本第 1 分（2001 年 1 月）。DOI:10.6355/BIHPAS.200103.0121
- * 張亦堂、蔡曉光：〈從古漢語中「以……為……」句看名詞的使動用法和意動用法〉，《濱州教育學院學報》第 2 期（1998 年 12 月）。
- （說明：書目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Guo, Q.-F. (1974). *Zhuangzi jishi*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Zhuangzi]. Taipei: Heluo book.
- He, N. (1998). *Huainanzi jishi*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Huainanzi]. Beijing: Zhonghua.
- Wang, X.-Q. (1988). *Xunzi jishi*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Xunzi]. Beijing: Zhonghua.
- Xu, W.-Y. (2009). *Lüshi chunqiu jishi*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Lüshi chunqiu]. Beijing: Zhonghua.
- Zhu, Q.-Zh. (1984). *Laozi jiaoshi* [Proofreading and annotation to Laozi]. Beijing: Zhonghua.
- Di, X.-Y. (1994). “Qi zhi mei wo zhe” zhi “mei” yidong shuo bianzheng [Disproving the view of “mei” as putative in the sentence of “Qi zhi mei wo zhe”]. *Journal of Keshan Teachers College*, 4, 39.
- Shi, Zh.-J. (1994). Mingci yidong yongfa zhi zai tantao [Re-examination of the usages of nouns as putatives].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3, 111-115.
- Wang, L. (1984). *Gudai hanyu* [Classical Chinese]. Beijing: Zhonghua.
- Wei, P.-Ch. (2001). New evidence for the hypothesis of *fu*, *wu* as fusion words.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72.1, 121-215.
- Zhang, Y.-T. & Cai, X.-G. (1998). Cong gu hanyu zhong “yi...wei...” ju kan mingci de shidong yongfa he yidong yongfa [Estimation of the usages of nouns as causatives and putative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yi...wei...”]. *Journal of Bingzhou Education College*, 2, 3-5.